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3.005

# 购买希望与苦读时空的再造

## ——“在机构考研”的情感体验与社会心态研究

■ 关惠誉 程 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 考研是高校筛选科研人才的重要渠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考研,考研培训机构也日益参与到考生的备考过程中。本研究基于华北地区某考研机构的田野调查,以2020—2023年在机构学习的多次考研人为研究对象,结合深度访谈、个人自述和田野笔记,深描机构考研人的生活图景、情感体验以及其内隐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在迈过高考的独木桥之后,一些青年人既质疑和批判与高考相连的苦读经验,又在考研学习中选择主动购买集训式管理服务,为自己复刻在高考中取胜的外部情境。在长短不一的考研时空中,培训机构为考研人提供了唤醒身体苦读经验的情感避风港。考研人通过机构的制度化安排主动封闭自我,拒绝外界信息侵扰,为争取胜出自愿维持自我封闭和压抑的状态,承受着无边的焦虑。通过对青年机构考研体验和考研文化的考察,本文认为,有必要重视考研文化折射的苦读心态内隐的社会风险。

**【关键词】** 考研机构 情感体验 苦读文化 社会心态

作为升学考试,全国硕士统一招生考试(以下简称“考研”)肩负着为国家遴选人才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受疫情影响、经济结构调整、未来经济预期低迷<sup>[1]</sup>等多种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考研。相较于1995年被媒体报道为“考研热”的20.3万考生数<sup>[2]</sup>,2022年的报考人数已是当年的20余倍,录取率也自2020年跌破30%。2022—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均突破400万,而每年仅有100余万录取名额。在300多万必定会落榜的考生中,许多人会选择再考一次或多次,奋力博得“上岸”机会。

收稿日期:2024-03-09

作者简介:关惠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  
程 猛(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仲英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培优项目“现代化视野下精英高校大学生情绪困扰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课题编号:YLXKPY-ZYSB2022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育体验是理解复杂中国的一把钥匙。面对考研这场高压力、低成功率的激烈竞争,在短至半年、长则几年的漫长备考旅途中,青年人的情感体验和文化生产是当下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基于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的理论视角,本文试图从文化生产角度关注在考研机构学习的多次考研人,将考研人在考研机构备考的生活体验视为一扇窥见当下中国社会图景的重要窗口,并尝试探讨青年人的社会心态及其内隐的文化意涵。本研究尝试回应的问题有:多次考研的青年人为什么要选择在考研机构考研?在机构学习的考研模式催生了哪些情感体验,又形塑了何种意义结构?这样一种考研文化隐藏着何种社会风险?

## 一、文献述评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在机构考研的学习者都有过一次或者多次的考研经历,属于“二战”“三战”甚至“四战”的考研人。在本文中,我们将他们统称为“多次考研人”。对于考研的动机、选择、反思与建议,不少研究已经做了探讨,但对多次考研人备考经历和情感状态的研究还少有人涉及。

### (一)多次考研的社会机制

多次考研人的出现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有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多次考研群体的扩大化趋势。根据中国教育在线近三年发布的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2021—2023年往届生考研占比分别是43.8%、47.2%、48.44%,往届生考研占比逐年提升的背后是多次考研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难以诉说的心酸。

宫颢韵、田浩然对多次参加考研的学生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名校情结”、倔强和高自尊的性格是其参加多次考研的主要主观因素<sup>[3]</sup>,并提出只有发展出“勇”的品质结构才能上岸<sup>[4]</sup>。孙竞和谢晓峰将“考研二战”视为“慢就业”的一种形式,背后是“95后”大学生不得已、不甘心和不确定三种“不得不”的被动性卷入<sup>[5]</sup>。陈振中、唐雪滋通过对考研落榜事件进行描述,从生命历程角度分析考研落榜事件的影响,认为考研成为一种形式上自愿的非自愿行为,落榜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甚至更长时间的角色真空,人生进程被按下暂停键<sup>[6]</sup>。吴克明等人则从理性人假设的视角分析大学生“蹲考族”<sup>①</sup>,认为蹲考是失业大学生基于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本质上依然是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和人生态度<sup>[7]</sup>。也有学者对围绕考研的一些话语进行分析,比如在考研群体中,常常将考研成功称为“上岸”。周恬恬和苗国关注当代青年的“上岸”思潮,认为“上岸”其实是当代青年在“内卷式奋斗”与“佛系式躺平”之间寻求暂时平衡与稳定的权宜之计,是青年在文凭通胀、就业难和个体发展路径不确定性激增的背景下,走向成年个体、探索自我生平的“悬浮”之旅,也是在生命事件“夹缝”中形成自我身份认同与成年社会角色的“两难”之旅<sup>[8]</sup>。已有研究或关注考研人如何能实现考研成功,或倾向于合理化多次考研现象,而多次考研人真实的备考体验、情感结构及其选择多次考研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

① 蹲考族,即大学毕业后并未选择就业,而是蹲在家里准备各种考试(例如“考研”“考公”“考编”“考证”)的群体。

## （二）考研机构相关研究

在教育资源商品化、教育机构资本化的加持下，考研机构随着“考研热”而飞速发展。对于考研学生而言，是否报班学习已成为备考的首要抉择。依附于国家考试制度，考研机构发展的起点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恢复时期。2004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严禁研究生招生单位举办考研辅导班的通知》，首次从制度层面对考研培训市场做出约束。然而，其内容仅限定研究生招生单位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参加考研辅导活动，并未提及整个行业的规范，这进一步刺激了考研培训行业的发展。《2021年中国考研培训行业白皮书》显示，中国考研培训市场规模已超110亿元，年增长达30%以上<sup>[9]</sup>。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内考研培训机构的办学模式、企业管理、营销策略等，也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参加考研培训的学生。基于对呼和浩特市X考研培训机构考研复考生的深入了解和接触，吴萧哲发现这些学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焦虑紧张情绪、抑郁倾向、人际关系紧张、消极心理和生理化心理问题，使其无法进行有效的复习，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陷入了“考研失利一再复习一再考研”的恶性循环<sup>[10]</sup>。张祯祯以一个考研机构作为田野点，发现在考研机构中学生呈现出“麦当劳式”的备考特征。尽管学生对研究生教育需要的学术能力心知肚明，但仍会从效率角度出发，主动“南辕北辙”，依靠机构的辅导资料提升应试技能<sup>[11]</sup>。与此同时，与考研培训机构有相似功能的付费自习室也逐渐成为青年消费热点。代玉启等人对青年付费自习室的消费现象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自习者多为忧患意识强、竞争压力大的青年。他们自觉进行自我建构、自我奋斗、自我约束和自我提升，通过为自习买单这种消费行为表达生活态度、建构社交关系、表征群体身份、开展圈层互动<sup>[12]</sup>。以上研究尽管从不同层面关注了与考研相关的辅导和学习机构，但对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多次考研群体，我们依然缺乏对他们行动策略与情感体验的深描。

## 二、研究设计

笔者<sup>①</sup>于2021年7-12月在华北地区一个考研机构——“志胜考研”<sup>②</sup>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之后分别于2023年7-8月、2024年3月以“答疑学姐”<sup>③</sup>身份返回培训机构进行田野调研。集中的田野调查时间共有3个月，在此期间参与了该机构的开营仪式、校长及专业课主讲老师讲座、往期考研成功学员分享学习经验、考研复试、模拟面试等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笔者与不少考研学生保持着联系，时常就考研议题进行交流。

“志胜考研”位于华北地区，以P和F两大学科为考研辅导核心，均为跨专业考生较多的专业，本研究以P专业为核心进行考察<sup>④</sup>。考研机构全年无休，但因其依附于硕士研究生

---

① 本文第一作者关惠誉。

② 为保护隐私，此处为化名。

③ “答疑学姐”主要负责专业课答疑，出测试卷并批改、制定背诵计划等工作。工作时间为早上9:00到晚上6:00，每周调休单休一天，与学生同住在机构宿舍内，常常因为学生的需要，直到晚上10:30才能结束工作。

④ 选择该机构的原因是，在网络搜索P专业考研等相关话题时，该机构会在网页宣传、考研经验贴等形式的内容中出现。此外，该机构P专业的考研辅导资料在网上也有着相当高的销量，几乎成为P专业考研必备辅导用书。笔者在国内某以P专业为一流学科的A大学图书馆内，也多次看到学生使用该机构的P专业考研辅导资料。该机构专业课任课教师均毕业于A大学，这也是它在众多P专业培训机构中格外吸引报考A大学学员的原因之一。

招生考试<sup>①</sup>,业务存在着淡、旺季之分,提供的服务也有较强的周期性。具体来说,每年3-12月提供考研初试课程辅导,其中3-6月为基础阶段课程、7-8月为暑期课程、9-12月为百日课程,次年3-4月则以考研复试辅导服务为主。根据时长、课程类型不同,线下课程培训费用在2-5万元不等。课程类型兼具线上网课、线下培训等多种综合服务模式。本文主要考察的是该考研培训机构线下培训部分。

该机构在某专科院校内租用宿舍、教室和办公楼,配备专门的班主任、网管老师、宿管阿姨等,提供高中校园般的生活与备考环境。专业课由该机构全职“明星教师”承担,还会根据学生报考的院校为其安排对应的往届“学长”“学姐”进行一对一授课。学生一切日常事务都交归班主任来负责,包括但不限于每天早中晚督查学生打卡到班上自习,每1-2周进行学生学习情况交流,其他日常工作还包括进度沟通、日常学习资料发放、请假申请等。该机构还配备专门的后勤教师,负责早中晚摇铃喊起床、非休息时间检查宿舍逗留情况、晚上熄灯后确保宿舍安静以及教学办公区保洁等工作。

该机构线下课学生来源较广泛,报考院校涵盖全国各大院校。暑期班会有大三的学生来线上课,学生主体更多是已经毕业的、有过一次以上考研经历的学生。考研培训机构的学生一般得到了父母在情感和经济上的支持,但也有少部分学生自己其实并不想考研,在父母要求下才来到考研机构学习。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除了观察和日常聊天之外,笔者做了约2.5万字的田野笔记,还对有过在机构学习经历的6位考研人进行了专门的深度访谈。在资料分析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是情境和文本分析。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如下(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编码	性别	已/未考上	考研次数	本科院校层级	在机构学习时长
悠然	女	未考上	2	公办本科	2年
范范	女	未考上	2	公办本科	1.5年
万斯	男	已考上	3	双一流	1.5年
田雨	女	已考上	2	双一流	0.5年
朝帆	男	已考上	2	公办本科	1年
奇奥	男	已考上	3	双一流	1年

### 三、推与拉:选择在机构学习

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对于许多考研人来说,通过考研提升学历成了“一定要做的事”。因此,考研是对高等教育价值认可的一种选择。考研培训机构以提供考研辅导为盈利方式。只要市场上考研辅导的需求规模大到足以盈利,相关的

<sup>①</sup>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时间通常为每年12月最后一个周六日。

服务就会应运而生。

### (一)购买希望:走进考研机构的外部机制

在当今社会,名校和高学历是评价人才的重要参考。一方面,考研不仅寄托了学历提升的希冀,而且内隐着向上流动、获得更多发展空间的可能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只能通过求职者的个人属性和特征间接地了解其工作能力,而受教育程度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在当前中国的就业市场上,名校或更高学历证书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获得更高收入和更高地位的“通行证”的角色,硕士研究生进入社会阶层的起点比本科生相对要高,在随后的地位升迁中也比本科生多一定的优势,这使得青年人对考研更加寄予厚望。

硕士研究生招生主要有两种方式:保研和考研。对于争取研究生就读名额这场竞赛而言,除了少数在本科毕业后想要重返学校深造的往届生,参加考研本身就可能暗含一种“失败”的意味。不少考生是“被迫”考研,即或者是身处的院校只有较少或没有保研名额,或者由于专业限制不能跨考,或者是因信息掌握不足、准备不充分、自身成绩不理想等多种原因没能获取保研资格。

因为数学专业学习难度是比较大的。我当时的学习成绩也比较一般。另外就是我对于本专业的保研情况也并不是很了解。再加上我们学校本身就是“双非”院校,保研率非常低,大概只有5%到7%左右,很难获得保研资格。(朝帆)

我本科成绩属于平平无奇那类,达不到推免的那种。(范范)

另一方面,就业市场也从另一个方向推动着青年考研。“高考没考好”和研究生学历“作为工作门槛”成为裹挟当代青年卷入考研大潮最为核心的两大因素。大多数考研人出于现实压力,不得不努力达到就业“及格线”。当然,也有一些考研人抱着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博得踏入新行业、新赛道的机会而选择考研。

现在在北京,好的工作机会或者考公大多都需要一个硕士文凭。(范范)

如果没有研究生学历,或者说以后我是一个xx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的话,就没有这块敲门砖,很难跨入特殊教育行业。(万斯)

近几年来,伴随着经济下行的社会压力,关于“小镇做题家”“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讨论层出不穷,普通青年追求自我实现变得愈加困难。怀着提升学历、对未来迷茫或对现实逃避等多种心理状态,“考研”这场升学考试对部分青年仍旧保持较大的吸引力。

从表面上看,考研机构与考研青年之间的推拉关系是促成他们选择在机构学习的关键。但是,贯穿考研过程始终的是青年对希望的渴求。这种希望是复杂的,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方面,青年努力考研代表着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希望之门仍然敞开。如玄田有史所认为的:“如果社会或组成社会的个人没有希望,那么它一定缺乏具体、行动、实现或愿望。”<sup>[13]</sup>希望象征着“一个乌托邦和一种想象未来的方式”,“充满活力”并赋予人们力量<sup>[14]</sup>。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竞争性的希望又暗藏失败的绝望,唯有获得成功才能够实现一种向往的存在方式。在考分占主导地位的考研制度和职业门槛水涨船高的现实面前,考研青年或主动或被动地认识到教育资格和学历提升的内外部价值,不惜付出短则半年、长则几年的备考时间和精力来争取更多的发展希望。为增加考研成功的概率,他们不惜支付高额费用。说到底,走进考研机构与其说

是一种教育消费,不如说是在加码购买希望。

## (二)专业成就成功:考研机构的宣传策略

在田野调查中,和一些考研人聊到选择这个考研培训机构的原因时,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谈到,只要关注P专业考研话题,网上各种各样的信息就会自然而然地引导考生关注“志胜考研”机构。

我当时在网上搜P专业考研,我这边刚点进去,那边(志胜考研机构)电话就过来了。(田野笔记240319)

我从大二就开始收集信息,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来这个机构了。(悠然)

我的问题很明显,政治、英语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就是专业课呗。你想考P专业,网上经验帖都说要用这个机构的资料,你考这个专业就避不开它。(奇奥)

点开该机构网站首页,首先就能看到“目标让你考上研究生”的宣传词。另外“志胜考研”P专业名师Y的名字也极为显眼。该机构对P专业的营销全然与Y老师紧密结合,以P专业Y老师为账户名,在中文社交媒体如微信公众号、微博、小红书、知乎、bilibili等平台开设大量关于P专业考研的账号并长期经营,包括且不限于对于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科普、学习方法、该机构课程类型介绍、往届优秀学员案例、P专业知识点科普等。Y老师已经成为P专业考研的知名品牌。每年考研结束之后,“志胜考研”都会大规模向学员征集考研成功的经验帖。在录用的经验帖中,一条核心标准就是要求提到使用该机构的教材、课程。经验帖会被发放在该机构多个国内自媒体平台。通过这种大规模、批量生产的考研经验帖形式的宣传,学生在任何媒体上搜索关于P专业考研内容时,大多都会注意到该考研机构的相关宣传。

一两个月前我把那个教材全都看了一遍,后期我发现这样不行了。我感觉这样有点孤单,有点迷茫,也不知道重点是什么。然后看了看网上的帖子,去报了一个(志胜考研机构)初试的那种班。(田野中一位考研人的自述)

志胜考研P专业的考研复习资料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结构清晰,重难点明确标注,以几近行业龙头垄断的姿态对准备P专业考研的同学进行广泛宣传,以至于学校指定的教材并不是备考资料的第一选择,培训机构的辅导资料才是考研学子的“香饽饽”。在观察“志胜考研”线下课程的开展过程中,多次考研的同学里有不少人前一年自己复习时就用过该机构的复习资料,在学习过程中了解到该机构的线下集训模式,次年报班来线下上课。教师团队的专业性、课程容量大、教辅材料繁多、既往优秀学员案例丰富等种种因素使得该机构在P专业考研上塑造出可信任的市场形象,并将“专业成就成功”的宣传策略贯穿始终。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打造明星教师IP、新媒体广泛宣传的方式,该机构将考研培训经营成了一门既有教育情怀又极具诱惑力的生意。

## 四、机构考研中的情感结构与文化生产

对于这些在机构中多次参加考研的莘莘学子而言,在考研这条路上经历过失败又决定再次加入其中并不是容易的选择。在并不平坦的备考过程中,生活体验是我们讨论这一群体内在情

感体验和文化生产的关键入口。

### (一)复制高三:考研时空中的自我封闭

在大学之前的教育经历中,“高三”是一个非常态的学业阶段,需要各种“刷题”“复习”“考试”。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考研的一年甚至多年时间需要长时间苦修式的专注学习,这需要个人放弃诸多业余活动,全身心投入学习,使考生沉浸在一个被编织的、以考研为中心的世界,与外部世界隔开。

我觉得这三年好像跟社会隔绝了一样。朋友说的一些有意思的新闻,或者说一些八卦,我都参与不到其中。觉得自己有点和社会脱节。说实话,真的对身体影响挺大的。本来我是一个比较热爱运动的、定期去健身房的人。但考研这两三年身体负担很大,看自己逐步变胖,但是没有空运动。(万斯)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多次问及几位熟识的考研人的作息时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会按照机构规定,即在早上8点钟到教室完成打卡,晚上10:30自习区关门之后结束一整天的学习。也有极度努力、在时间上争分夺秒的学生,早上不到6点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在机构中二战的范范同学这样描述她的一天:

早上如果正常情况5:45起床的话,差不多6点可以出门,然后6点到7点或者7:30左右在外边背会书……(晚上)到8点多9点左右会去再背会书,一直背到10:30……然后做一下明天的计划,就回去洗漱睡觉。(范范)

在这里,精密化、理想化的时间管理是机构与学生的共同追求。当个人时间完全与制度化时间同步,这意味着考研人的时间之轮开始走上正轨。学生不仅在作息时间上对自己严格管理,更有对学习时间的计算以及注意力的精细管理。范范同学在手机方面的自我管理也是如此:

今年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先删各种APP,把自己觉得浪费时间的APP都删掉……最好的时候一天也就使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手机……有时候手机就放自习室,然后人就去外面背书。(范范)

与考研名师面对面上课是考研机构吸引学生报名线下课程的一个重要抓手。不过对于已经毕业、离开校园环境的“再战”考研人来说,机构能够提供的类校园环境以及“集训”管理的氛围则更为关键。机构对学生的生活、学习有较为明确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学生每天需要到教室学习,需要指纹打卡,自习室有专门的老师查学生在座位学习的情况,平日里也禁止学生无所事事待在宿舍。在教育界对“高考工厂”、应试教育进行反思的同时,部分青年考研人反而主动通过消费购买强外部力量干预的服务,以“受教育者”的身份融入被规划好的备考环境,甘愿接受军事化的备考生活,目的是为自己复刻在高考中取胜的外部情境。

这里的每层楼都有两间专门的背书教室,一间出声背诵,一间默背。这两间教室不论何时路过,总能看见有学生抱着书在里面认真背诵。天气好的时候,在教室外的操场上也经常能看到有学生抱着书,或站或蹲或走来走去,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嘴里念念有词地背诵着机构的教材。(田野笔记230724)

在考研的应试逻辑下,备考学生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多个科目的学习。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尽管有助于学生快速掌握一门学科的内容,却也与研究生教育本身所意指的学术性和研究性有着隔阂。机构线下课程的讲授以效率至上为原则,大学一学期才能讲完的课在这里只需一周。学生甚至不用自己亲自做笔记,因为机构发放的讲义中,所有需要动笔记录的内容都已经完整印好在讲义里。遇到大纲调整,或者新的考试热点事件需要补充讲解时,打印的讲义笔记几乎会在老师做完的当天发电子版,而后快速印刷,并于两天之内将纸质版材料发到同学们手中。对于这种保姆式的资料呈现,学生唯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背诵识记以及题海战术。

学生在几天之内学完一门学科,一下午学完半本书都是可能的。讲知识的过程中,老师的语速很快,3秒的停顿在这个课堂中都是没有办法容忍的。……在考研满堂灌的课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沉闷的。尤其是为了赶时间赶进度的时候,老师很少打岔,主要是以知识点为主。(田野笔记20230829)

在考研机构中,严格的管理和自我规训是想考上研的学生最为必要的策略和手段。对于P专业考研来说,背书仅仅是最为基础的一关。最难的是考研人在备考过程中持续生产源源不断的内驱力。

我感觉很多同学也根本没整明白这个考研是什么,只是觉得来培训班把这个当做一种来了就能考上的、改变自己的工具。我觉得还是靠自己,自己的内驱力没有的话其实蛮难的。(田野调查中一位考研人和笔者<sup>①</sup>的讨论。田野笔记20230729)。

昨天X老师说,其实机构每年能考上的同学是非常少的。像“我们”(2021年)那一年三百多个人最后只有20个人考上了……这里还有一部分同学,其实自己是不太想考研的,是被家长逼过来说要考研的。来了之后,每天不学习,要么躺在宿舍,要么待在自习室刷手机看抖音……这些学生,其实如果真的不想学的话,班主任也只是先鼓励一下。要实在不想学的话,也没有什么办法。(田野笔记20230724)

对于考研这场具有高度竞争性的考试来说,能够坚持努力学习并且采用正确的方法坚持到最后的人终归是少数,即使在考研机构也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考研机构宣传的愿景最终对于许多考研人来说只是海市蜃楼。但是机构通过制度化、专业化的手段、教师的鼓励和温情,努力营造出“考上研究生就能带来美好生活”的愿景,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编织,使得考研人的苦修并不是一种孤独的自我封闭之旅,而是成了一种集体选择和集体记忆。

## (二)弥散性焦虑:在机构考研的情感体验

我们已经看到,学生进入考研机构既是在宏观的制度社会环境下一种无奈的选择,也主动调动了内心深处的苦修式学习记忆。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学生再次运用自己高考的备战经验,融入机构的时间管理节奏。不过,这样一种苦修伴随着的弥散性焦虑和痛苦并不会因为有一起考研的同伴而完全消弭。

特别不自信,很害怕去考试,每一次考试前我都会哭,偷偷地哭,哭到后面就已经麻木了,没

---

<sup>①</sup> 本文第一作者。

有感觉了。(田雨)

经常崩溃,恨不得把书给撕了。(奇奥)

作为商业化的机构,考研培训的从业人员为学生提供的集中化管理虽然满足了学生的苦读想象,但在学生没有内驱力的情况下,考研机构从利益角度出发既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把学员清退。想要考研成功,更重要的是把这些能够促进自己考研成功的价值观和行动方式内化。如埃利亚斯所说:“随着人的行为逐渐地被分为在公开场合中允许的和不允许的两种形式,人的心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社会认可的戒律被培养成了个人的自我强制。”<sup>[15]</sup>因此,考研成功就意味着要在情感上监控着自己的疲乏,一边崩溃一边却又痛恨自己的“脆弱”“低效”“拖延”,以至于在考研培训机构的空气中蔓延着焦虑。这种焦虑由不自信、迷茫、压抑、麻木组成,贯穿考研备考过程。这些内隐的焦虑情绪往往需要深入学生们的内心世界才能一探究竟。在培训机构里最能看到焦虑外显的一个重要空间是老师办公室,学生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询问老师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焦虑情绪。

下午有个同学来找我,一脸惆怅地问我,学姐,我学不下去怎么办啊?我说,学不下去就不学。同学又说她昨天已经休息过了,但休息一天之后找不到学习状态了。我说那就逼自己学。她勉强地哭丧着脸,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好吧,那我回去学习了。(田野笔记230812)

“不确定性”是用来描述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贴切且常用的词汇,也反映了形塑当下青年心态的社会环境。

一般来说,“二战”失败之后就不会有太坚定的选择了吧。包括我自己“三战”,我都觉得迷迷糊糊的,已经魔怔了。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参加这场折磨人的竞赛!(万斯)

我那天晚上(考研复试落选之后)又觉得有点绝望,大家都觉得你是“一战”失败,但是我已经坚持4年了,但是短短的20分钟的时间,就相当于否决了一个人4年的努力,觉得就差一步。所以今天没有接到电话的人,当年和我同样在一个自习室自习过的人,可能他们今天就成了xx大学的研究生了,而我还要再来一年吗?我还是挺痛苦的,那种痛苦并不是我对自己惋惜,不是说不相信这个事实,而是说对自己感到十分惋惜,我其实还能接受这个事实。(悠然)

在观察中,我们发现考研人呈现出一种“嘴上喊躺平,身体却诚实内卷”的状态。他们选择考研提升学历,这是积极追求个体价值的体现,却在考研复习中始终存在着“有个学上”和“苟且”的张力对冲。当没能考上心仪学校的研究生时,他们可能会选择再次主动封闭自我,争取在未来博得“上岸”的机会。

调剂的学校不好呗。但我现在就想有个学上,我看和我当时一起考的同学调剂了的,现在也都挺好的。(田野笔记230724)

但是在这种自我封闭中,也存在因为学习感到内心充实愉悦的状态。在焦虑弥散的考研时空里,为了梦想努力奋斗,在具体的、日复一日的背书和考试中获得对抗焦虑的武器。

发现特别认真学习的时候是感受不到那个痛苦的,并且时间会过得很快。然后那阵子就强迫自己一定要完全投入,然后就会特别惊喜地发现又活过了一天,就这种状态。(范范)

考研时空中的青年像是进入了一场竞争加速的“蒙眼赛跑”,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时间。

在这一时空中,焦虑的情绪穹顶之下有着种种复杂的负面情绪,如不自信、迷茫、压抑、麻木、痛苦、抑郁、不快乐、迷糊、魔怔、崩溃、发疯、自卑、绝望、惋惜、自我否定、与社会隔绝、内耗……这些情绪贯穿着整个考研时空,唯有在充实的学习中才能短暂获得喘息,最终以考研“上岸”为一个暂时的节点。

### (三)情感堡垒的生产与避风港的形塑

在培训机构学习不只是获得专业知识的提升和制度化时间的规约,更重要的是,考研机构制造了一种类高考的文化情境,时刻提醒着在这里的学习者你是谁、又要成为谁。在培训机构的墙上随处可见倡导努力、奋斗的激情标语。

一战上岸,金榜题名,

梦在心中,路在脚下。

志存高远,旗开得胜。

拼一个春夏秋冬,换一生无怨无悔。

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

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天,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这样的标语,营造着时间紧迫的压迫感,却也形塑了一种共同的情感。作为机构中的“答疑学姐”,笔者在为机构所做的动员ppt中,也顺应着这种文化写道“你是专业的,你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希望以此动员大家努力学习。

在机构中,班主任和主讲老师也会适时为学员提供情感诉说的空间。同为“异乡异客”并怀揣着同样目标的青年在这里相遇,一起为了梦想拼搏的同时也彼此抚慰,结下了深厚的“研友”情谊。

办公室来了个姑娘,说是因为她室友回家复习了,以后不在集训营了,她以后没有一起吃饭的同学觉得有些孤单,就很难过,想来办公室哭一会。但是哭的同时又在笑,说“我今天难过还去上英语课,我真是太棒了!”“我没事,就是想哭哭。”(田野笔记230812)

反正我觉得外界给的支持,尤其朋友层面给的支持是不多的。相反,我在考研过程中遇到的那些研友,他们给我的支持是比较大的,毕竟都在同一条路上朝着相同目标前进。(万斯)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事业组织”和“生活堡垒”这样两种不同的家庭组织结构<sup>[16]</sup>。如果以此视角重新审视考研机构,会发现微妙的相似之处。从培训机构的角度来讲,机构以盈利为目标,每个人各守其分、各安其职,是一种分工明确的“事业组织”。当我们转换视角,其实培训机构也营造了一种情感堡垒。当所有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奋战,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师生情、研友情使得培训机构成为考研青年产生情感共鸣的场所,形塑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 五、考研文化与苦读背后的社会心态透视

基于华北地区一个考研培训机构的田野调查,本文关注机构中多次考研人的情感体验与文

化生产。在长期复习和考试过程中,考研不仅仅是年复一年的考试,更指向了青年一年又一年以“苦读”为中心的社会景观。可以说,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考研已经成为当代青年奋斗拼搏的战场,在考研时空中形塑的特有文化实践也将锻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心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考研机构和青年在互动中形塑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考研文化,而这一考研文化的核心即是“苦读”的再造。

考研培训机构正是识别到考研人的内在焦虑与教育渴望,通过帮助考研青年制造类高三时空的方式营造备考环境,减轻复习压力,诱导青年通过消费来实现学历提升的梦想,将全部的时间、情感和自我投入考研中,培育出一套“购买希望”和“专业成就成功”的消费主义逻辑。考研人被培训机构所建构的“花钱就能考上”的美好愿景所吸引,希望通过参加培训考上研究生,从而博得未来的美好生活。

而对于青年来说,在就业市场门槛提高、竞争加大等多重压力下,继续学习深造是部分青年为数不多的保留自身发展可能性的路径。这些坚韧又乐观、有着多次考研经历的青年一直在通过不懈努力尝试寻找未来发展的出路。在离开校园走向社会之后,既有的平滑升学惯性无法继续延续,青年的生活与工作节奏都深深嵌入竞争加剧的“内卷化社会”中。面对社会的激烈竞争,机会和资源的相对有限导致部分青年体验着竞争的挫败和位置上的边缘感。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考研成为部分青年逃离现实困境的解药。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大学生以及走出大学校园的青年对读研产生强烈的认同与渴望,并为此作出不懈努力。当考研人陷入应试能力的竞赛中,就容易忽视内在成长和个体的全面发展,既屈从于文凭的压力,又易于被消费主义裹挟。在迈过高考独木桥后,考研人质疑和反思高考带来的苦读经验的同时,又会在考研复习中为自己复刻在高考中取胜的外部情境,主动封闭自我。

在这样一个专注于考试、与外部世界主动隔绝的过程中,考研的多重社会意涵已经向我们展开,既内隐着青年对学历提升的积极向往、对就业的暂时搁置,也有面对学业压力的倦怠、弥散性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的拷问。这些考研体验构筑了这个时代考研群体正在共同经历的一种生活样式,亦象征着“苦读景观”的再造。那么,苦读的目的地是什么呢?

在青年的话语实践中,“上岸”的一种含义意味着考研成功,在种种“考研上岸”“考公上岸”“找到理想工作上岸”等种种“上岸”隐喻的对面,是一种无边无际的“苦海”想象。对于这些考研机构中的青年而言,考研终究是漫长人生中阶段性的生活经历。无论成功抑或是失败,考研终有结束的那一天,但考研牵连的情感结构与记忆却可能一直存续。

本研究无意批判考研机构的存在。“青年”这个词本应意味着“八九点钟的太阳”,意味着理想、使命和社会责任的承担。或许有人会把多次考研青年年复一年的重复性学习之苦归于个体责任,但实质上应该去拷问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究竟能够给青年人提供多少发展的空间。44年前,潘晓来信揭开了当时青年的苦闷心态。而本文中的考研青年,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个“潘晓”。

在行文最后,我们想要追问的是:除了“上岸”,当前社会能够给予青年的希望还有哪

些？如果我们把希望理解为“个人通过时间和经验习得的集体情感”<sup>[17]</sup>，那么在“小镇做题家”“985废物”和“脱不下的长衫”的讨论中，青年自嘲和感觉到希望渺茫、苦海无边的心态隐藏着什么样的风险？对于青年来说，“跳脱真正的苦海究竟依赖什么”是当前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思考的一个迫切议题。

## [ 参 考 文 献 ]

- [1] 李春玲:《疫情冲击下的大学生就业:就业压力、心理压力与就业选择变化》,载《教育研究》,2020年第7期。
- [2] 赵延东 刘永树:《对“考研热”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思考》,载《青年研究》,1996年第11期。
- [3] 宫颖韵 田浩然:《走入考研循环:从有限理性视角看大学生考研决策行为》,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3年第7期。
- [4] 田浩然 宫颖韵:《考研为何“越战越勇”——基于多次考研“上岸”学生的扎根理论研究》,载《大学教育科学》,2023年第5期。
- [5] 孙 竞 谢晓锋:《大学生“考研二战”背后的现象分析——基于访谈的质性研究》,载《科教文汇》,2024年第5期。
- [6] 陈振中 唐雪滋:《考研落榜下的限制与突围——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叙事考察》,载《教育与教学研究》,2023年第10期。
- [7] 吴克明 欧阳奥琪 冯 帮:《大学生“蹲考族”现象研究:理性人假设的视角》,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3月9日。
- [8] 周恬恬 苗 国:《何处是岸:当代青年“上岸”思潮建构与自我生平实践反思》,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2期。
- [9] 易观分析:《2021年中国考研培训行业白皮书》, [https://www.sohu.com/a/www.sohu.com/a/459863519\\_120610664](https://www.sohu.com/a/www.sohu.com/a/459863519_120610664)
- [10] 吴萧哲:《社会工作介入考研复考生心理问题研究——以呼和浩特市X考研培训机构为例》,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 [11] 张祯祯:《考研辅导资料主导下的备考行为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
- [12] 代玉启 王 昕 姚乃文:《青年付费自习室消费现象分析》,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 [13] 玄田有史:《希望学》, [https://project.iss.u-tokyo.ac.jp/hope-archive/hopology/hopology\\_09.html](https://project.iss.u-tokyo.ac.jp/hope-archive/hopology/hopology_09.html)
- [14] Scribano. The Sociology of Hope: Classical Sources, Structural Components, Future Agenda, Society, 2024, (61).
- [15]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 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页。
- [17] Gilil, Mangone. Is a Sociology of Hope Possible? An Attempt to Recompo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 Research Program,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023, (54).

(责任编辑:张 丹)